

顧紹柏 校注



謝靈運集

校注



漢魏六朝名家集
里仁書局



顧紹柏
校注

謝靈運集校注

里仁書局
印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謝靈運集校注／顧紹柏校注。——初版。——臺

北市：里仁，民93

面； 公分

ISBN 986-7908-38-4 (精裝)

843.51

93005090

· 本書經校注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·

顧 紹 柏 校 注

謝靈運集校注

校對人：王榮正·鄭喬方·蔡榮凱

發行人：徐 秀 榮

發行所：里仁書局（請准註冊之商標）

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5樓之2

電話：(886-2) 2391-3325 · 2351-7610 ·

2321-8231

FAX：(886-2) 3393-7766

網站：<http://ernbook.webdiy.com.tw/>

郵政劃撥：01572938 「里仁書局」帳戶

排 版：帛格有限公司

印刷所：福霖印刷有限公司

西元二〇〇四年四月三十日初版

西元二〇〇九年九月十日初版二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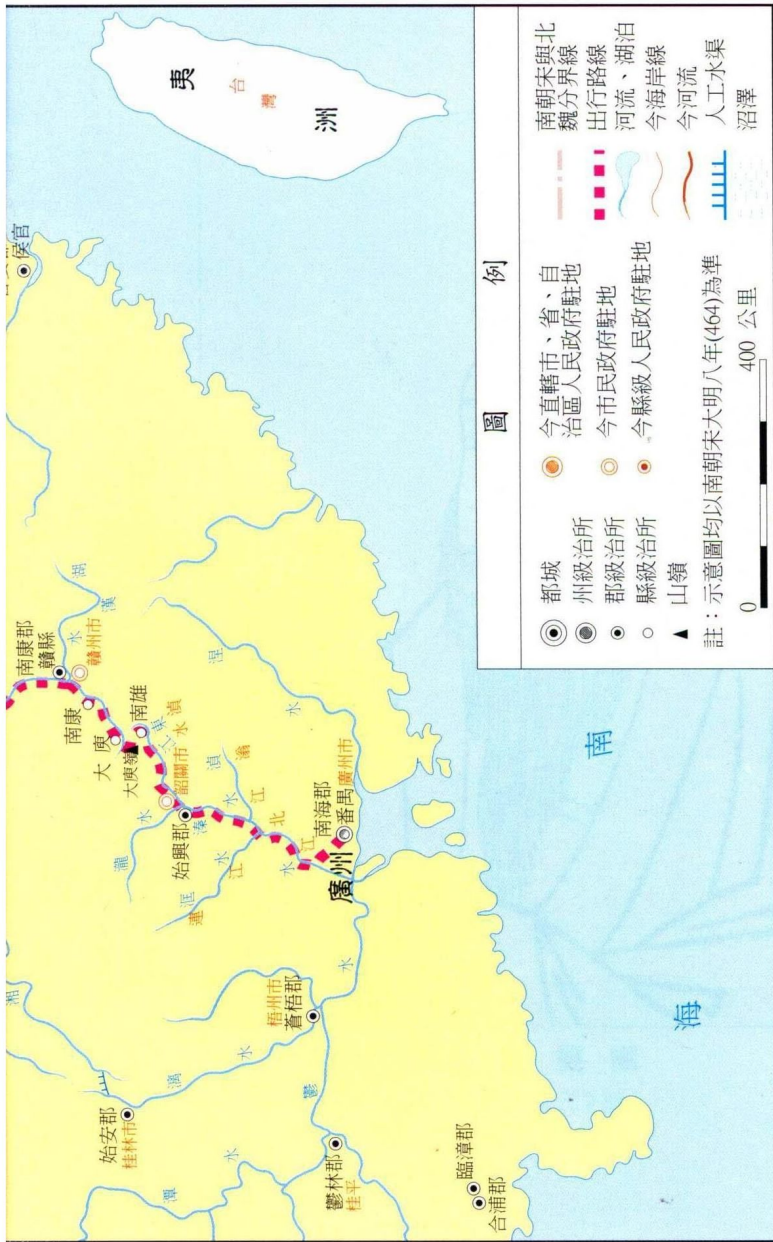
參考售價：500 元

ISBN-10：986-7908-38-4 (精裝)

ISBN-13：978-986-7908-38-4 (精裝)



謝靈運像
(據《三才圖會》)



謝靈運行蹤示意圖之一：總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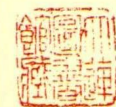
謝靈運行蹤示意圖之三：在會稽

謝靈運

述祖德詩二首

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
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
段生潘魏國展季救魯人
弦高犒晉師仲連却秦軍
臨組作不練對珪寧肯分
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
苔苔歷千載遙遙播清塵
清塵竟誰嗣明哲時經綸
委講綴道論改服康世屯
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

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
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
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蹙圯
萬邦咸振懼橫流賴君子
拯溺由道情龕暴資神理
秦趙欣來蘇燕魏逢文軌
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
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
隨山疏濬潭傍岸藝枌梓
遺情捨塵物貞觀立壑美



前言

在文學史上，常有這種現象，某些有影響的作家，由於其自身的優點和缺點同樣突出，在他們死後常難得到正確評價，或揚之過甚，或貶之過低，失卻本來面目。跨晉宋兩代的山水詩人謝靈運，就是屬於這類人物。特別要指出的是，過去由於某種政治需要，靈運的作品，尤其是他的為人，有時難免成爲攻擊的對象，罵他爲「小人」者有之，罵他「以文辭欺人」者亦有之，這是很不幸的。今天我們對他的作品進行全面整理，目的就是要給人們一個完整印象，以便把它置於一個特定的歷史範圍進行綜合研究，從而確立他在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。

一

謝靈運生於東晉太元十年（公元三八五年），死於南朝宋元嘉十年（公元四三三年），祖籍陳郡陽夏（今河南太康縣一帶），出生地爲會稽郡始寧（今浙江上虞縣南、嵊縣西北）。十五歲由錢唐（今浙江杭州市）至京師建康（今江蘇南京市），居烏衣巷。襲封康樂公，授員外散騎侍郎，不就。東晉義熙元年，靈運二十一歲，任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，始入仕途。義熙二年，撫軍將軍、豫州刺史劉毅鎮姑孰（今安徽當塗縣），靈運於是年或稍後任記室參軍。七年，劉毅改任江州刺

史，靈運亦隨往。八年，殺任荊州刺史，靈運改任衛軍從事中郎，隨往江陵。殺反劉裕，兵敗自殺，靈運改依劉裕爲太尉參軍。次年還都，任祕書丞。十一年，任諮議參軍，轉中書侍郎。後爲世子中軍諮議、黃門侍郎。十四年，劉裕在彭城（今江蘇徐州市）建宋國，靈運任宋國黃門侍郎，遷相國從事中郎。元熙元年，靈運由彭城返京，任世子左衛率。次年，劉裕建宋朝，東晉亡。靈運由公爵降爲侯，任太子左衛率，不得意。永初三年，劉裕死，少帝即位，靈運不爲權臣徐羨之、傅亮所容，出任永嘉太守。任職僅一年，便託病回故鄉始寧隱居。元嘉三年，宋文帝誅徐羨之、傅亮、謝晦等，靈運被召至京爲祕書監，尋遷侍中。然仍無實權，於是同在永嘉一樣，擅離職守，肆意遨遊。文帝諷旨令自解，靈運乃託病回始寧，第二次過著隱居生活。尋免官，時元嘉五年。八年，靈運請求決湖爲田，與會稽太守孟顛構成仇隙。顛表其有「異志」，靈運急馳京師申辯，文帝不予追究，但也不讓他再回會稽，而使其出守臨川（今江西撫州市西）。他在臨川依然荒忽政事，盡山水之樂，遂爲有司所糾。司徒劉義康遣使收靈運，靈運與兵拒捕。於是降死一等，流放廣州。十年，據說靈運與農民謀反事有牽連，詔於廣州行棄市刑。

縱觀靈運一生，他基本上處於仕與隱的矛盾之中，他隱而又仕，仕而復隱，仕不專，隱難久，不滿，反抗，直至釀成大悲劇。

說到反抗，或許有人以爲我是故作驚人之論。一般認爲世家大族不僅與農民階級水火不相容，就是同統治階級內部的中下層也存在著尖銳矛盾，這樣的人有什麼反抗精神可言呢？

《宋書》本傳說他與農民造反者有聯繫，用今天的觀點來看，那倒是抬高了，按情理他不可能有那麼高的覺悟，走得那麼遠。所謂「給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」，「如意之後，功勞是同」云云，不過是當權者爲了殺害他而編造的口實，其手法拙劣之極。但他對現實的反抗卻是實實在在的。《南史》卷十九靈運傳論說他「猖獗不已」，用我們的話來說，就是反抗不止。他常常做出一些越出名教軌範的事，在朝堂，舉止「多愆禮度」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他愛標新立異，「衣裳器物，多改舊制」（《宋書》本傳）。第二次隱居故鄉時，曾與隱士王弘之等人到會稽郡千秋亭飲酒，裸身大呼，大守孟顓知之，以爲不成體統，派人加以制止，靈運大怒曰：「身自大呼，何關癡人事！」（《南史》卷十九靈運傳）這種蔑視封建禮法的舉動不可謂不大膽！我們不能把這僅僅看做是一般士大夫在生活上的放蕩不檢，它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。

宋葛立方說：「武帝、文帝兩朝遇之甚厚，內而卿監，外而二千石，亦不爲不逢矣，豈可謂「與世不相遇」（白居易詩）乎？少須之，安知不至黃、散，而褊躁至是，惜哉！」（《韻語陽秋》卷八）這是一種迂腐之見。大凡有才能的士人，都有遠大抱負，他們所追求的與其說是高官厚祿，不如說是建功立業的機會。曹植在《與楊德祖書》中曾說：「吾雖德薄，位爲蕃侯，猶庶幾勦力上國，流惠下民，建永世之業，留金石之功，豈徒以翰墨爲勳績，辭賦爲君子哉！」這種思想是很有代表性的。靈運也是如此，他雖有文才，但並不滿足於僅做一個文士。在宋武帝時，「朝廷唯以文義處之，不以應實相許。自謂才能宜參權要，既不見知，常懷憤憤。」（《宋書》

本傳，下同）文帝時，他任祕書監，尋遷侍中，地位不算低，但不能參與機密，頗有怨氣。前者表現爲「構扇異同，非毀執政」，無所顧忌地把矛頭指向徐羨之、傅亮等實權人物。後者表現爲消極對抗：文帝要他撰《晉書》，他敷衍一下，「粗立條流，書竟不就」；任職期間，又「多稱疾不朝直」，擅自出遊，數日不歸，「既無表聞，又不請急」。這些都說明他不是一個嗜祿之徒，他是有理想、有追求的。

靈運的遠大抱負，在其詩文中似乎沒有具體談到，但並非無跡可求。樂府詩《長歌行》無感慨地說：「臺臺衰期迫，靡靡壯志闌。」這「壯志」指什麼呢？《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》詩寫到：「李牧愧長袖，卻克慚躡步。良時不見遺，醜狀不成惡。」或可爲注腳。這些歷史人物盡管有嚴重的生理缺陷，由於受到人君器重，都能做出一番驚天偉業，而自己卻生不逢時，不能有所作爲。他還不止一次地稱頌其祖謝玄龜定淮南之功，這雖有矜誇門第之意，但也未嘗不是一種情志寄託。還有義熙十三年寫的《撰征賦》、元嘉五年寫的《勸伐河北書》等，都表示了對國是民瘼的關心，對混一文軌的嚮往，說明他並非只是怡情山水，超然方外，也有壯懷激烈的時候。這與他的同時代人陶淵明在思想上有相通之處。

靈運在現實生活中多次碰壁，抱負始終不能實現。可悲的是，他未能找到碰壁的真正原因，總以爲讓名位素不逾己的人忽然竊據要津，是一種反常現象。他眼睜睜地看到，像徐羨之、傅亮、王華、王曇首、殷景仁這些曾是默默無聞的人，一個個成了朝廷重臣，而自己卻投閑置散，

只能弄弄文筆，讓皇上開心。他對此迷惑不解，無法找到正確答案。

有人認為，靈運之所以得不到重用，是因為劉宋王朝採取了抑制門閥士族的政策。有的歷史學家也認為，劉裕多選寒門為輔佐，士族只能做名大權小的官。事實並非完全如此。誠然，劉宋立朝伊始，便降先朝封爵，靈運也因此由康樂縣公降為康樂縣侯，但劉宋政權的支柱除了一部分新貴，主要的也還是門閥士族。再從用人來看，謝晦和王弘是武帝的肱股之臣，王曇首、王華、殷景仁、謝弘微是文帝的腹心，他們都屬聲勢赫奕的名門望族。這些人何以能平步青雲，唯獨靈運仕途蹭蹬？這不能不涉及到武帝、文帝的用人標準。政治或軍事方面的才幹當然是不可忽視的標準，但在打根基、創帝業過程中是否竭盡忠誠，則是二帝首先要考慮的條件。王弘、謝晦、王曇首、王華、殷景仁、謝弘微等正是具備這個條件，而靈運卻不具備。義熙初年，靈運大概是憑著從叔謝混與劉毅的交情，做了劉毅的記室參軍，此便成為他後來屢遭顛蹶之源。劉毅是與劉裕同在京口舉大義討桓玄的人，逐漸掌握了兵權，成為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。史書說：「毅愛才好士，當世名流莫不輻湊。」（《資治通鑑》卷一一五晉義熙五年）劉毅對包括靈運在內的士人是有吸引力的，他們紛紛投靠毅，自然是希望他有朝一日得志，自己也能一展宏圖。但是毅武功不競，權位亞於劉裕，因此心常快快，暗中與尚書僕射謝混、丹陽尹郗僧施等深相勾結，作反劉裕的準備。後來劉毅任荊州刺史，到了江陵，以為據上流，扼要塞，可與劉裕一爭雄長，遂加緊戰爭準備。對於劉毅的用心，劉裕早有覺察，待毅在荊州還沒完全站穩腳跟的時候，便以迅雷不及

掩耳之勢，一舉殲滅之。謝混等人也先劉毅在建康受誅。劉毅之敗，對靈運是一次沉重的打擊，所謂抱負自然也就成了泡影。盡管劉裕對他多年追隨劉毅不予深究，並採納申永所提「除其宿弊，倍其惠澤，貫叙門次，顯擢才能」的建議（見《宋書》卷九三《宗炳傳》），授以太尉參軍，對於他的文才也很賞識，以後選時有升遷，但在政治上並不委以重任。文帝時，靈運作爲一個著名文士，所受到的待遇還要好些，《宋書》本傳說，「日夕引見，賞遇甚厚」，大概不是誇張。但也不過如此而已。既然仕途不通，抗爭也無濟於事，他不得不走另外一條道路。

逃避現實，棲隱山林，是謝靈運反抗的又一種形式，今天，人們通常把這叫做消極反抗。古代士人視此爲最高品德，當他們在政治上失意後，多引陶淵明爲同調，從他的詩文中吸取精神營養。但頗不以謝靈運爲然，認爲靈運之隱乃假隱，是一種故作姿態，因而不能稱做隱士，甚至連他曾經當過隱士這一點也不予承認。這實在是一種很深的誤解。如果我們不對隱居這種社會病態作過高的評價，那麼就應該承認，靈運不僅有濃厚的隱逸思想，而且在他一生中確有相當長一段時間過著隱居生活或名仕實隱生活。

我們來看看他離永嘉郡所寫的《初去郡》詩：

彭薛裁知恥，貢公未遺榮。或可優貪競，豈足稱達生。伊余秉微尚，拙訥謝浮名。虛園當棲巖，卑位代躬耕。顧己雖自許，心迹猶未并。無庸妨〔方〕周任，有疾像長卿。畢娶類

尚子，薄遊似邠生。恭承古人意，促裝反柴荆。牽絲及元興，解龜在景平。負心二十載，於今廢將迎。理棹遊還期，遵渚驚修坳。溯溪終水涉，登嶺始山行。野曠沙岸淨，天高秋月明。憩石挹飛泉，攀林零落英。戰勝臞者肥，止監流歸停。即是義唐化，獲我擊壤聲〔情〕

再看他元嘉五年在由建康往故鄉途中寫的《入東道路》詩：

整駕辭金門，命旅惟詰朝。懷居顧歸雲，指塗沂行颺。屬值清明節，榮華感和韶。陵隰繁綠杞，墟囿粲紅桃。鶯鶯聲方雉，織織麥垂苗。隱軫邑里密，緬邈江海遼。滿目皆古事，心賞貴所高。魯連謝千金，延州權去朝。行路既經見，願言寄吟謠。

這兩首詩同陶淵明的《歸去來辭》，可以說有異曲同工之妙，一種衝出牢籠、回到大自然懷抱的喜悅之情溢於言表。

從景平元年秋到元嘉三年春，又從元嘉五年春到元嘉八年，靈運住在故鄉始寧，他過的是一種實實在在的隱居生活，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是身在江湖，心存魏闕，所與交接者不是達士，就是高僧。總的說來，他對這種不受管束的生活是頗感滿意的：「昏旦變氣候，山水含清暉。清暉能娛人，遊子愴忘歸。……慮澹物自輕，意愜理無違。寄言攝生客，試用此道推。」（《石壁精舍還湖中作》）「樵隱俱在山，由來事不同。不同非一事，養痾亦園中。中園屏氛雜，清曠招遠

風。……寡欲不期勞，即事罕人功。唯開蔣生徑，永懷求羊踪。賞心不可忘，妙善冀能同。」（《田南樹園激流植援》）讀著這些，我們會很自然地聯想起陶淵明的《歸園田居五首》，二者所表達出來的情致何其相似！

第二次隱居生活似不如第一次愜意，這主要是由於好友相繼凋散，自己總感到孤獨寂寞。這一時期的詩常抒寫一種離情別緒，調子比較低沉。這當然不能被看成是對隱居的動搖，相反倒說明他對現實更加厭惡，對隱逸的追求更加執著。元嘉九年，他在被迫往臨川任內史途中，作《道路憶山中》，回憶了過去的兩次山居生活：「追尋棲息時，偃卧任縱誕。得性非外求，自己爲誰纂？不怨秋夕長，常苦夏日短。濯流激浮湍，息陰倚密竿。懷故叵新歡，含悲忘春暎。」他是含著悲憤的眼淚遙向故鄉告別的。他意識到，那種甜蜜的山居生活，對他來說已是東逝川流，無可追回了，只能深深留在記憶裡。

他在始寧期間過的是隱逸生活，通過以上分析，看來不會有什麼懷疑了。但兩次任郡守是否也算隱逸生活呢？我以爲這一點也是沒有疑問的，不僅史書提供了依據，而且有他的作品印證。這兩次任職都是違背本心的，只是因爲詔令不可抗，只好強就，但他已想好了對付的辦法，那就是名仕實隱。且看他在永嘉郡的表現：「郡有名山水，靈運素所愛好，出守既不得志，遂肆意遨遊，徧歷諸縣，動踰旬朔，民間聽訟，不復關懷。所至輒爲詩詠，以致其意焉。」這種過份舉動不是突然的，在他還未到達郡境的時候，即暗自下了決心，把這次外任當做體驗隱者生活的機